



## 行走

## 在槐塘

查鸿林

黄山脚下，歙水之滨，藏着一座被时光温柔以待的古村，它就是被誉为安徽第一华侨村——槐塘。丙午年正月初三，我们在返回黄山途中，特意去槐塘，目睹华侨村的风采。

车在导航指引下，停靠在村头小学的操场边。这是一座三层教学楼，大约可容纳十个班级学生入学，由于假期，学校静悄悄的。操场边的石球上，坐着几位老人，悠闲地在阳光下聊天，显得十分从容与清静。三槐堂树木郁郁，溪水潺潺，老宅的木窗棂间，还留着徽州人耕读传家的质朴气息。

拐个弯，就踏入穿槐塘村而过的柏油马路，名曰状元大道，状元大道两旁，村民盖的洋房绵延约500米长。这些洋房占地200平方米左右，一户一院，独门独开，都是两层或三层的别墅，房屋的风格既有徽派元素，也有异域风情。白墙黛瓦与欧式窗栏相映，徽墨茶香与咖啡醇香交织，一砖一瓦，都在诉说着远行与归来、故土与远方的绵长故事。

村边的介绍告诉我们，槐塘自然村隶属棠樾行政村，唐末建村，至今有1000多年历史。全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，419户1363人，有290余户800多人旅居海外，主要集中在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法国等欧洲国家，从事餐饮、百货、服装、国际贸易等行业，槐塘村已成为全省华侨华人最多和最集中的自然村。

在一家“歙采缤纷”的侨乡进口商品超市，我们遇见了好客热情的女主人，三十多岁，姓屠，她从事这家超市已经多年，60平方米不到的超市里，摆满了来自欧洲国家的小商品和化妆品，每年销售额高达100多万元。我们有些不解，在这样一个内陆小村子，当初，村民们是如何走出村子，远赴西欧大陆！屠女士告诉我，村里的村民，明代起，为躲避倭寇在沿海一带侵扰，从温州陆续迁至槐塘定居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这片土地，槐塘人怀揣着对生活的热望，告别青山绿水，背起行囊远渡重洋，奔赴欧洲大陆。他们在异国他乡开餐馆、做裁缝、经营商铺，从陌生的街巷里起步，

在异乡的风雨中打拼。意大利的街巷、西班牙的市集、法国的街角，都留下了槐塘人勤劳的身影。他们以徽州人的坚韧与聪慧，在异国扎根立业。

于是，槐塘有了别样的风情。槐塘的侨胞们，从未忘记生养自己的家园。他们带回海外的见闻与财富，修缮老宅，捐资办学，建设新村，兴办产业，让古村焕发出新的生机。一条条平坦的道路贯通街巷，一处处精致的庭院装点村落，曾经的故土，在归乡游子的守护下，既保留着千年古韵，又洋溢着现代生机。欧式花园点缀在徽派民居之间，铁艺栅栏围着缤纷花草，洋房的阳台与老宅的天井遥遥相对。村口的稻田旁，咖啡馆飘出浓郁香气，与老茶铺的清甘相融；老人用徽州方言唠着家常，年轻人隔着电话，说着流利的外语与亲人叙旧。两种文明在这里温柔碰撞，成为徽州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远行千万里，终究念故土。槐塘的魂，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，这里的青山依旧，溪水长流，老宅的灯火永远为归人点亮。走着走着，一副春联映入眼帘，“槐塘槐塘一路洋房，侨乡侨乡几代沾光”，我们好奇地走进这家坐落状元大道52号周梦霞家的庭院，欣赏着欧式房屋与庭院里的徽州小品布局，竹林、花草、假山、马头墙、木亭廊，以及贴在墙壁上的篆刻字体。正在啧啧称奇时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阿婆精神矍铄地走了出来，我向她贺年道福，她乐哈哈地和我们聊天，她说她儿子媳妇2004年去意大利做百货超市生意，已经20多年，前几年孙子也过去接班，自己年龄大了，儿子回来照顾她，目前她和儿子在家。我说在那边挣钱也不容易吧。她说前些年还行，现在生意难做了。说话间，她的视频电话响了，是孙子从意大利打来的，她说游客在院子里参观。我们没有再打扰她，挥手告别。

天色渐晚，微风拂面，风过槐塘，带着徽州的温润，也载着远方的气息。这座千年古村，以侨为桥，连接着中国与世界；以乡愁为绳，系着游子与故土。它在传统与现代间从容行走，在坚守与开放中笃定前行。

## 走动式拜年

赵柒斤

周末回老家，哥哥叮嘱，现在父母都不在了，我们大年初一要上门给年长的亲朋、邻居拜年。哥哥的话，勾起了我对最原始的走动式拜年的回味：那真的是嘴“拜”、手“拜”、身体也“拜”啊。

40多年前，大年初一上午七点多钟，就有邻居到门拜年。他们脸上无一不挂着甜蜜的笑容，跨进大门就大喊：“给您拜年！”待父母迎上后，他们先抱拳作揖，接着躬身“拜”，尔后稍坐片刻就走向下家。拜年，是老家人对逝去岁月的送别，更是对未来生活的预祝。不管过去如何，每个人都对新年充满憧憬和向往。拜年正是对这种美好愿望的郑重宣告。

走动式拜年，看上去很乱，其实很有规律。先要拜长辈。到长辈面前行礼祝福，这是礼道，也是规矩，更是孝心；其次是拜师。俗话说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。老师、师傅、导师，这些既教人知识、传授技艺又为人师表的辛勤劳动者，是拜年的重要对象；给邻居拜年也是重头戏。割不断的亲，离不开的邻。散住一个村落，30多户人家平日里虽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一家飘香百家闻，可拜年依旧不可缺少。尽管除夕夜一起玩扑克到深夜，初一依旧如多日未曾谋面的好友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；同事朋友相互走动亦不能怠慢。拜年正是增进同事朋友感情的好时机，岂能疏忽错过？

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拜年主要靠两腿双脚，马路上熙熙攘攘，巷子里人满为患，村口前人欢马叫，院子里笑声鼎沸。人们在行进中感受亲情，在疲惫中回味欢乐，心境清新如洗却又沸腾不已。大年初一，最早出来拜年的是“童子军”。谁家放完“开门炮”，三五成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孩童便欢蹦乱跳地奔过去，站在大门口童声童气地高喊“爷爷、奶奶，给您们拜年！”，当主人夸过他们、鼓励他们好好读书，往他们新衣口袋装糖果糕点时，羞涩的孩

子溜烟地跑向下一家，把一串串童年的欢笑洒向新年第一天。那时的孩子拜年，还身兼“和平信使”的使命。责任田到户，邻里为灌溉等吵嘴习以为常，大人顾面子见面不吱声，大年初一，天真的孩子相互上门拜年，许多“仇家”变“亲家”，“愁脸”变“笑脸”，“矛盾”变“统一”，邻里更和睦，村庄更和谐。

紧跟着是小青年，他们一般提前说好集合地点，然后集体行动。根据线路图，由近至远，逐家挨户，欢笑一路，普遍是点到为止，常常是屁股还没坐稳，下拨拜年的又来了，于是拔腿告辞转走下家。成家立户的大哥大嫂、大叔大婶拜年与前两拨人不同，一般拖儿带女，不结对成群，也不每家都拜，只挑沾亲带故、邻居好友等人家。他们不光“嘴上拜”，一般拎几样孝敬的糕点，对长辈除抱拳作揖，甚至磕头，多了几许凝重气氛。尔后，坐下聊些生活、儿女教育等大事小事；最后是健康高龄的长者，在儿孙的陪伴下缓缓走向同辈人，与同辈人互相祝福好后便留下抽烟喝茶聊天，古今中外、人世沧桑、乡村变迁、儿女孝道……聊的时间一般很长。

现如今，一场通讯革命，让抖音、视频、微信、QQ、电话“数智”拜年成为另一种时尚。足不出户，拜年就一键搞定。人虽轻松、悠闲了，但味道变淡、变冷了。免去了出门之累，同样也丢掉了来之不易的精神凝聚平台。拜年习俗在变化，且将继续变化，但“核心”不能变。

拜年是华夏儿女世代沿袭的习俗，延续着传统的道德、伦理与文化，堪称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。尽管时代飞速发展，但走动式拜年依然在延续，从各级领导的走访慰问到普通百姓的走亲访友，因为人们深刻认识到，再先进发达的技术替代不了面对面的语言传递和感情交流。这何尝不是我国的文化自信！

## 阅读

## 抒情为本唱“红楼”

孙仁歌

明清章回小说文本乍看上去是叙事的，即讲故事，但要是从抒情源头上去扒扒它的皮，就不难发现其抒情为本的真面目。

是的，打开《红楼梦》，全书抒情性描写抑或叙事比比皆是。几乎通篇描写都是诗意的、抒情的、充满朴素而又浪漫之叙事形态，可谓是抒情的故事，是故事的抒情。

《红楼梦》的确是抒情的、诗意浓浓，可见，童庆炳（1936年—2015年6月14日，中国文艺学理论泰斗）所阐释的中国文学观念是以抒情为主的审美形态说，并非无稽之谈。不仅《红楼梦》如此，中国戏曲如《牡丹亭》等亦然。童庆炳认为：“《牡丹亭》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物，乃是根源于作者有情感郁积于心中，不得不发。……这就说明了中国戏曲以讲故事为表，以抒发情感为里。”换一句话说，沉淀在汤显祖心底的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要释放艺术化了的情感，这也是构成创作动机的主观因素之首要内驱力。如该戏第十出《惊梦》，可谓曲曲是叙事，曲曲又是抒情、是诗语，融音乐美、画面美、意境美于一体。

【步步娇】（旦）袅晴丝吹来闲庭院，摇漾春如线。停半晌，整花钿。没揣菱花，偷人半面，迤逗的彩云偏。（行介）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！（贴）今日穿插的好。

戏曲作为叙事性文学，但它的叙事形态似乎与生俱来就是抒情的、诗意的，较之小说叙事的抒情性特征，戏曲的诗意化抒情更加彰显。无疑，它与小说是互通的，既相互影响又相互渗透。以上这曲描写，如果从《牡丹亭》中抽出来独立成章，不就是一曲生动优美如泣如诉的长短句吗？然而它终究是戏曲中作用于起承转合功能的叙事性文字。

【山桃红】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儿闲寻遍。在幽闺自怜。小姐，和你那答儿讲话去。（旦作含笑不行）（生作牵衣介）（旦低问）那边去？（生）转过这芍药栏前，紧靠着湖山石边。（旦低问）秀才，去怎的？（生低答）和你把领扣松，衣带宽，袖梢儿揠着牙儿苦也，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。

这曲【山桃红】虽说多是对话，但开篇几句诗语便为对话营造了节奏，真乃抒情意味凸显，诗意盎然。与古典小说叙事形态同理，如果说“戏曲表面是讲故事，深层次仍然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”，那么以此类推，与戏剧相似的小说自然也在这一原理之中。应该说，文学就是情感的载体。诗人、小说家一生都在悉心侍候自己的思想情感，情生于万物之诱惑，如此才有生命写作的诞生，情滞而文谢，情是妙文之源。纵然中西方文学观念有所差异，但在研究定论文学起源说中，却也有人主张文学起源于情感说，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代表。

以中国“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乐，律和声”的文化渊源为考，明清以来的戏曲、小说的真正核心还是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，正如童庆炳所说，“明清以来，戏曲、小说作品的大量出现，从表面看，似乎离开了抒情传统，转向了叙事方面。其实也不尽然。因为第一，明清两代抒情的诗仍属于正统，是高雅的标志；第二，就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作品而言，仍然贯穿着中国的独特的抒情传统。”是的，摆一摆明清以来传世的每一部小说与戏曲，都是抒情与叙事兼并的“种子”，《红楼梦》《牡丹亭》《西厢记》如此，此外，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各类小说与戏曲也莫不如此。

若以诗词曲赋的数量作为衡量一部名著抒情为本的事实，那么《红楼梦》也首当其冲。

## 习俗